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董衡巽 郑土生 编选

美国的悲剧 下

〔美国〕西奥多·德莱塞 著 许汝祉 译



Theodore Dreiser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董衡巽 郑士生 编选

World Classics in Chinese Translation Series

美国的悲剧

〔美国〕西奥多·德莱塞 著 许汝祉 译

下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美国的悲剧: 全2册 / (美) 西奥多·德莱塞著; 许汝祉译. --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6.6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 柳鸣九主编)
ISBN 978-7-5392-8733-1

I. ①美… II. ①西… ②许…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2238 号

美国的悲剧: 全2册

MEIGUO DE BEIJU: QUAN'ERCE

[美国] 西奥多·德莱塞/著 许汝祉/译 柳鸣九/主编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 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690 毫米×960 毫米 16 开本 61 印张 字数 782 千字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2-8733-1

定价: 121.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 0791-86710427

投稿邮箱: JXJYCBS@163.com 电话: 0791-86705643

网址: <http://www.jxeph.com>

赣版权登字-02-2016-253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三部

卡达拉基部从南面的三里南村起一直向北延伸到大边缘，南北长五十英里，东西从斯塔区特，印第安湖区到洛克斯卡大湖区，宽达三十英里。大部分地区是没有人烟的树林和湖区，间或有一些大小村落，像孔兹，草凉，北华莱士，布朗湖。郡政府设在市里奇堡，人口占全郡一万五千入中的两千还不到。这个市镇的中央广场就是本郡那座建筑古老，但并不漂亮的法院所在地。建筑上有个圆顶，圆顶上还有一只钟，上面有几只燕子。这个小市镇叫系主要的商业街就在法院前面。

——七月九日，星期五，在这座建筑东北角的押警尸官办公室里，正有一位警尸官，名叫弗雷德·博特。他身材魁梧，肩膀宽阔，是一位摩门教派长老，留一撮棕色的小胡子。他的脸盘很大，手和脚也很大，还有他的假发很粗。

正当我们提到他的时候，大约是午后两点半钟，他还懒洋洋地翻阅那订购清单，这是他老是要他开阅。他一面翻订单计算货物的价格，给他那五个贪得无厌，什么都要的孩子门购买鞋，夹克，帽子，陀螺，给他自己买一件尺码肥大舒适的大衣，带高领，宽腰带，还有他先福受到过的挺神气的大纽扣。他停下来很遗憾地思量着：他家预算每年三千美元，地不够他今年冬天这么奢侈的花费哩。再请他老婆埃拉一心购置一件皮大衣，想了至少有三个季子了。

可是这个念头不管可能有什么结果，终于被电话铃声打断了。

第一章

卡达拉基郡从南面的三里湾村北端一直向北延伸到加拿大边境，南北长五十英里，东西从斯纳区特、印第安湖区到洛克斯卡夫湖区，宽达三十英里。大部分地区是没有人烟的树林和湖区，间或有一些大小村落，像孔兹、草湖、北华莱士、布朗湖。郡政府设在布里奇堡，人口占全郡一万五千人中的两千还不到。这个市镇的中央广场就是本郡那座建筑古老，但并不难看的法院所在地。建筑上有个圆顶，圆顶上还有一只钟，上面有几只鸽子。这个小市镇四条主要的商业街就在法院前面。

七月九日，星期五，在这座建筑东北角的郡验尸官办公室里，正有一位验尸官，名叫弗雷德·海特。他身材魁梧，肩膀宽阔，像一位摩门教派长老，留一撮棕色的小胡子。他的脸盘很大，手和脚也很大，还有他的腰也很粗。

正当我们提到他的时候，大约是午后两点半钟，他正懒洋洋地翻阅邮购订货单，这是他老婆要他开的。他一面照订单计算货物的价格，给他那五个贪得无厌，什么都要的孩子们购买鞋、夹克、帽子、便帽，给他自己买一件尺码肥大舒适的大衣，带高领、宽腰带，还有他先前见到过的挺神气的大纽扣。他停下来很遗憾地思量着：全家预算每年三千美元，绝不够他今年冬天这么奢侈的花费哩。再说他老婆埃拉一心想置一件皮大衣，想了至少有三个冬天了。

可是这个念头不管可能有什么结果，终于被电话铃声打断了。

“是的，我就是海特，大卑顿的华莱士·厄普汉。怎么了，是啊，说下去，华莱士……一对青年男女淹死了……好，请你等一下……”

他回过头来对着那个政治上很活跃的年轻人。他是以“验尸官文书”的名义向郡里领薪水的。“把这些记下来，厄尔。”跟着又对话筒里说：“好吧，华莱士，现在把全部事实都告诉我……全部……嗯。妻子的尸体找到了，可是丈夫的尸体没有……嗯，一只船在南岸翻了……嗯，什么商标都没有的帽子……嗯，她嘴上、眼睛上有些印痕……她的外套和帽子在旅馆里……嗯，外套口袋里有一封信……写给谁？米米谷郡卑尔兹的泰特斯·奥尔登太太……嗯，他们还在打捞男人的尸体。是吧？嗯，还没有他的影子……知道了。好的，华莱士，嗯，我会通知你的。华莱士，招呼他们把那件外套和那顶帽子都留在原地。让我想一下……现在是两点半。我四点到。旅馆里的汽车在那里接，是吧？好，我搭那辆车来，当然……还有，华莱士，所有在场看见尸体打捞起来的人，希望你把姓名全部记下来。什么？水至少有十八英尺深？嗯，桨架上绊着一块面纱……嗯，一块棕色面纱……嗯，当然，就这样……好吧，那么招呼他们把所有发现的东西都留在原地，华莱士，我马上就来。嗯。华莱士，谢谢……再见。”

海特先生慢吞吞地挂上听筒，慢吞吞地从他坐着的那张胡桃木色的大椅子上站起来，摸摸浓密的小胡子，一面对那个身兼打字员、文书，以及一切杂务的厄尔·纽柯布望了一眼。

“你都记下来了，是吧，厄尔？”

“是的，先生。”

“嗯，你最好把你的帽子和外套拿上跟我一起去。我们得赶上三点十分的车。你可以在车上填好几张传票。我看你最好带十五张到二十张，稳当一点好，然后把所有在场的人的姓名都记下来。还有，最好打个电话给海特太太，说今晚我怕不能回家吃晚饭了，甚至连末班车怕也赶不上了。我们还可能不得不住一夜。这类案

子说不定会有什么情况，最好还是稳当点好。”

他转身到破旧发霉的房间角落里的衣帽间，取下一顶软边的大草帽。那往下耷拉的帽檐，愈加显出他那对鼓眼睛和浓密的胡子。他貌似凶恶，实际却很和善。一切都准备好了，他于是说：“我到郡警长那里去一下，厄尔。你最好跟《共和报》和《民主报》通个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他们一声，让人家不至以为我们看不起他们。我在火车站跟你碰头。”接着，他就蹒跚地出去了。

厄尔·纽柯布，这个细高个儿，头发蓬松的年轻人，年纪大约有十九岁，神情非常严肃，虽说有时也喝醉酒。他马上一面抓了一把传票往口袋里塞，一面给海特太太打电话。然后，向报馆说明大卑顿有两人双双溺死的新闻，随后抓起那顶比他的头大两号的蓝边草帽，急匆匆朝下面大厅走去，可是在敞着门的区检察官办公室对面遇见了泽拉·桑德斯。她是个老处女，是本地稍有名望而机灵的区检察官奥维尔·但·梅森的速记员。她正朝审计主任办公室走去，见到这个一向从容的纽柯布先生心事重重、急匆匆的样子，便很奇怪，随即喊道：“喂，厄尔。这样急匆匆地干什么？为什么跑得这么快？”

“我们听说大卑顿有两个人双双淹死了。说不定事情比这还要糟。海特先生要去，我跟他一起去。我们得搭三点十分的车。”

“谁说的？是这里的人吗？”

“还不知道，不过恐怕不是吧。那个姑娘衣袋里有一封信，是寄给米米谷郡卑尔兹什么人的，一位姓奥尔登的太太。等我们回来，我会告诉你的；再不然，我会在电话里告诉你。”

“我的天啊，这要是一桩犯罪案件，那梅森先生也想知道的，是吧？”

“当然，我会打电话给他的；再不然，海特先生会打的。要是你看见巴迪·派克，或是卡勒尔·巴德纳尔，告诉她们说，我得出去走一趟。还有，请你替我打一个电话给我妈，好吧，泽拉，也告诉她一下。我怕我来不及了。”

“当然可以，厄尔。”

“谢谢。”

他的上司平常生活单调沉闷，现在遇上这件新鲜事，纽柯布的兴趣就很大。他非常高兴，甚至热切地连跳带蹦走下卡达拉基郡法院南面的台阶。而桑德斯小姐知道她的上司因与即将召开的本郡共和党代表大会有关的事出去了，他办公室里这时并没有别的什么人听她的新闻，就朝审计主任办公室走去。她不妨把这次关系重大的湖上惨剧，根据她所听到的消息，对聚集在那里的人传播一番。

第二章

验尸官海特跟他的助手搜集到的材料，性质离奇而令人激动。第一，因为有一只船失踪，加之特来此游玩的那对显然很漂亮幸福的游客也失踪了，当地的旅馆老板一大早就出动寻找，结果在月潭发现了那只翻掉的独木舟，那顶帽子及那块面纱。即刻，所有能找到的职工，连同向导和旅馆里的客人，经过动员以后，就分别钻入水中，或利用装有铁钩的长篙，想把一具或两具尸体打捞起来。据向导西姆·肖普以及旅馆老板和看船棚的人说，失踪的姑娘又年轻又漂亮，她的同伴好像是个有点钱的年轻人。这就足以激起湖边的林区居民和旅馆职工的兴趣，并且很悲痛。除此以外，大家还非常奇怪，像这样一个晴朗而根本没有风的日子，怎么会发生这样离奇的意外。

可是，隔了一会儿，下面这事实引起了更大的骚动。正午时分，有个渔人约翰·蒲尔——一个林区居民，终于钩住死者的衣服把罗伯塔打捞起来。她的面部、嘴唇、鼻子和右眼的上下，显然受过伤。在帮同打捞的那些人看来，立刻感到很可疑。那个由乔·莱纳帮着摇橹，终于把罗伯塔打捞起来的约翰·蒲尔，一见她以后，就叫起来：“啊，这可怜的人啊！她这身子简直像没有什么分量似的。她还能沉下去，我看真怪。”跟着，他伸出两只结实有力的胳膊拉住她，把她拖进船舱，水滴滴答答滴着，已经没有气了。这时，跟他一起的一些人，就招呼其他打捞的人。他们即刻围拢来。湖水把她那又长又密的棕色头发冲得遮住了脸，他

就一面把她的头发绾到后面去，一面接着说：“我可以肯定地说，乔！看这儿。这孩子像是给什么东西打过！看这儿，乔！”旁边其他船上的林区居民和旅馆里的客人都纷纷望着罗伯塔脸上青中微带棕色的伤痕。

甚至在罗伯塔的尸体被送到北边的船棚去的时候，在大伙儿继续打捞失踪的男尸的时候，就有人说出了下面这些怀疑的话：“啊，这好像有点怪，这些伤痕……而且……不是吗？这样一只船，在昨天这样的天气，竟然会打翻，有点出奇。”“究竟他不在下面，我们一会儿就会见分晓啦！”经过好几小时的打捞，还打捞不到以后，大伙儿心里终于做出一个结论，认为他很可能根本不在下面，这对大伙儿可是一个难受而且叫人激动的事。

在这以后，把克莱德、罗伯塔从肯洛奇一路带到这儿来的向导，跟大卑顿、草湖两处地方的旅馆老板谈过以后，便断定了如下这几点事实：（一）溺死的姑娘的手提箱留在肯洛奇，而克里福德·戈尔登把他的皮箱随身带着；（二）在草湖跟在大卑顿登记的卡尔·格雷厄姆和克里福德·戈尔登，两个姓名截然不同，经两家旅馆老板研究，登记这两个姓名的人，经认定相貌一模一样；（三）那个自称克里福德·戈尔登或卡尔·格雷厄姆的人曾向开车送他们到大卑顿的向导探问那天湖上人多不多。这样，过去所有的怀疑进一步归结到确切无疑的一点，就是其中有鬼。简直没有什么怀疑的余地。

验尸官海特来到以后，人们告诉他说，住在这里北面林区的居民非常痛心，而且，他们坚决怀疑。他们不相信克里福德·戈尔登或卡尔·格雷厄姆的尸体沉在湖底。海特也去察看了一下那具由他们很小心地放在船棚里一张帆布床上的无名女尸，发现她又年轻，又漂亮，心里也感到奇怪。这不单是由于她的相貌，而且由于围绕着这件事的可疑的气氛。更糟糕的是，他回到旅馆老板的办公室以后，在罗伯塔那件外套的口袋里找到的那封信也交给他看了。这样，他心里也就断然倾向于阴沉而又绝对可疑方面

了。他读了如下的信：

最亲爱的妈妈：

我们到这里来了，而且我们就要结婚了，不过这只是让您一个人知道。请您别给爸爸或任何其他人看，因为现在还绝对不能让人知道。圣诞节的时候，我已经把原因告诉过您了。您不用担什么心，或是提什么问题，也不要告诉任何人，只说您已经接到我的信，知道我在哪里，并不是对任何人都讲啊。您千万别以为我日子过得不好，因为我会过得很好的。紧紧地拥抱您，在您两边脸上亲一个热烈的吻，妈妈。千万让爸爸知道一切都很好，可是不要对他或埃米莉、汤姆、基福说什么，知道了吧？热烈地亲您。

爱您的 伯特

七月八日于纽约州草湖

再过些日子，我会把新的情况通知您的。在这以前，务必把这看作您我之间的秘密。

信纸的右上角和信封上都印有“纽约州草湖草湖旅馆杰克·伊文思产业”的字样。至于这封信，显然是在他们以卡尔·格雷厄姆夫妇名义在草湖住了一夜以后，第二天早上写的。

年轻姑娘们的荒唐啊！

从这封信看起来，显然他们是以夫妇的名义住进那家旅馆，可是事实上他们却还没有结婚。他一面读，一面很不安，因为他自己也有几个女儿，而且是他非常喜欢的。不过，这时，他另有一个想法。本郡四年一次的选举快到了，十一月就要投票。到时候，今后三年中全郡所有的官职都得重新选过，他自己这份差使也包括在内。此外，任期六年的本郡法官一席也轮到今年改选。到八月里，也就是约莫六周以后，本郡共和、民主两党的代表大

会即将举行，推举这些官职的两党候选人。可是，到现在为止，在这些官职中，现任区检察官除了本郡法官一席可能还有当选希望外，其他官职是没有当选希望的，因为他已经连续担任过两次区检察官了。至于他的任期之所以这样长，那是因为他不只是内地政界那类能说善辩的人，而且，他既然是本郡司法界地位最高的官员，以他的地位就便于给他的朋友们帮各种各样的忙。可是，到了现在，除非他运气好，能提上名，并且能当选本郡的法官，不然，失败啊，政治上的失意啊，就在眼前了。因为，到现在为止，在他的全部任期中，从没有过什么真正重要的案件，足以显一显他的本领，从而可以理直气壮、有成功希望地要求人民继续选举他。可是这一件……

可是，据验尸官聪明的预见，目下这件案子不正是一向求之不得的机会，可以叫人民把注意力和选票集中于一人之身，也就是集中于现任区检察官的身上吗？这是一向对他有帮助的密友，而且对他的信誉和力量可以大有裨益，并且通过他，对本党全体候选人也有帮助。这样，在这次选举中，全体都可能当选，这样，现任的区检察官不只可以提名，而且可以当选为任期六年的法官。政界里过去还有比这更稀奇古怪的事哩。

他即刻打定主意，凡是有关这封信的任何问题，他一概不予答复。因为凭这封信就有希望很快把这个下落不明的罪犯追查出来（如果真有罪犯的话）；而且，在目前的政治情况下，对于揭开这个谜，谁的功劳最大，谁就最受拥护。他就即刻命令厄尔·纽柯布和送罗伯塔、克莱德到大卑顿的那位向导回到这对男女下车的肯洛奇火车站，去通知那里：在任何情况下，在那里保管着的手提箱，除了交给他本人或是区检察官的代表之外，绝对不能交给其他任何人。然后，他正想打电话到卑尔兹去，调查一下那里有没有奥尔登这家人家，家里有个女儿叫作伯特，也可能叫作阿伯塔。正在这时，在他看起来真可以说是叨天之福，有两个男子和一个小孩，是这一带捕兽的猎人，他们打乱了他的计划。一大群

熟悉这次惨案的人拥着他们走来，几乎是在一片嘈杂声中把他们带到了他的面前，因为他们掌握情况——非常重要的情况！据他们报告说（他们的话还不时被打断；说得不对的地方，也不时被纠正）：在罗伯塔溺死的那天下午五点，他们从大卑顿以南十二英里左右的三里湾出发，想到这个湖上或是附近捕鱼，打猎。据他们现在一致做证，就在那天晚上，约莫九点钟光景，当他们走近大卑顿南岸的时候，约莫在大卑顿以南三英里光景，他们碰到一个年轻人。他们当初以为是个陌生人，正从大卑顿的旅馆往南到三里湾的村落去。据他们说，拿这一带来说，他算是一个穿得很漂亮、很讲究的年轻人了，戴着一顶草帽，提着一只皮箱。他们当时心里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要步行呢，而且是在这么个时候。因为第二天清早就有一班往南开的火车，到三里湾只需一个小时。再说，他遇见他们时，为什么这样惊慌？据他们说，他在林子里遇见他们时，就往后一跳，好像吃了一惊似的。而且更糟的是他显得很慌张，像要转身就跑的样子。自然，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身边带的灯扭得很小，亮光还很亮，而且他们脚步很轻，凡是留意野生动物声响的人都是这样的。可是另一方面，这一带当然是最安全的地带，来往的人大多是跟他们一样的诚实公民，那个年轻人根本没有必要跳起来，好像要躲到矮树林里去似的。可是，当那个身边带着灯的年轻人勃德·布鲁尼格把灯扭大时，那个陌生人好像恢复了镇静。他们招呼了一声“好啊”，他隔了一会儿回答说：“你们好？到三里湾还有多远？”他们回答说：“约莫七英里光景。”跟着，他就往前走。他们也走他们的路，一路谈论着这次遇见的事。

他们所说的那个年轻人的模样跟肯洛奇开车接送克莱德的向导和大卑顿、草湖两处旅馆老板所说的，既然差不多完全相符，那么，情形就很清楚了：他一定就是跟这个神秘的、溺死的姑娘在同一只船上的那个年轻人。

厄尔·纽柯布即刻向上司建议，要求准许他打电话给三里湾

那家旅馆老板，看这个神秘的陌生人会不会碰巧被人撞见过，或是住在他们那里。可是他并没有在那里。此外，除了这三个人，显然还没有其他任何人遇见过他。他真像在空气里消失了似的，虽说后来在当天黄昏时分就确切知道：在这些人碰巧遇见那个陌生人的第二天早晨，有个年轻人，模样跟所说的差不多，提着一只皮箱，不过戴的是一顶便帽，不是草帽，搭乘那只来往于三里湖和夏隆之间的小汽船“天鹅”号去夏隆了。可是，除此以外，好像就再也找不到别的线索了。至少到这时为止，在夏隆好像没有一个人记得有这样一个人去过或是离开过。就是船长，据他后来做证，也并没有特别注意他上船的情形，那天还有十四个人下水，他讲不出其中任何一个人确切的样子了。

可是，拿大卑顿这个圈子里的人来说，所有在场的人都逐步肯定地接受了那个结论。就是说，不管这人是谁，总之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氓，一个兽性的流氓！因此，所有的人都非常热切，而且愈来愈急迫地希望把此人追捕归案。这个无赖！这个杀人凶手！这一带地方就纷纷通过口述、电话、电报，把这桩惨剧的新闻报告给阿尔巴尼的《百眼巨神报》《时代统一报》，莱科格斯的《明星报》等报纸，并且还加上一个暗示，说其中说不定隐藏着一桩性质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

第三章

验尸官海特的公务暂时告一个段落，就搭乘湖区南行的列车回去，一路盘算该如何进一步处理才好。对这桩惨案，他第二步应该怎么做？验尸官临行前，又朝罗伯塔望了望，心里委实很难过。她显得这么年轻、天真、漂亮。小小的蓝哔叽衣服泡涨以后紧紧地贴着她的身体，她那双小手交叉放在胸前，一头浓密的棕色头发，因为在水里浸泡了二十四小时，这时候还是湿漉漉的，可是还显得她生前活泼、热情的性格，这一切都显示出与作恶毫无缘分的温柔。

这件案子也许很令人惋惜，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可是还有另外一面，跟他自己关系更大。他该不该到卑尔兹去，把女儿的凶讯通知那封信上所写的奥尔登太太，同时再打听一下那个跟她一起的男子的性格和现在的下落？还是应该先到布里奇堡区检察官梅森的事务所去，把本案原原本本告诉他，由这位先生去承担那个苦差使，去使那个也许是很有身份的人家栖栖惶惶，痛苦不堪？这里牵涉到一个政治局势的问题，必须加以考虑。他自己固然不妨就担当起来，自己也就可以得到一点声誉，可是还不能不考虑到党的全面情况。今年秋天的候选人名单，毫无疑义应该由一个强有力的人领衔，这样，也可以让这个名单更有分量；而现在这个千金难买的好机会来了。第二条路好像更明智些。这样可以给他的朋友、区检察官一个难得的机会。他怀着这样一种心理回到了布里奇堡，心事重重地闯进区检察官奥维尔·但·梅森的

事务所。梅森觉察到验尸官这种神情说明发生了重大的事情，也就全神贯注地端坐在那里。

梅森是一个身材矮、胸背宽、身体结实的人。在他少年时期的后半段时间，不幸撞坏了鼻子，以致他原来讨人喜欢，甚至吸引人注意的那张脸破了相，变成了一个非常不讨人喜欢，甚至阴险的脸相。可是实际上他一点也不阴险。他倒是个罗曼蒂克而感情丰富的人呢。他幼年时很穷困，在他后来比较得意的年月里，也就是这一点，使他把那些人生遭遇比较顺心的人看作得天独厚。他是个穷苦农民寡妇的儿子，曾经亲眼看到他母亲在万分艰困的情况下度日。因此，他在十二岁时就把年轻人应享的欢乐差不多全部放弃了，以助他母亲一臂之力。后来在十四岁那年，他在滑冰的时候摔了一跤，把鼻子撞坏了，从此就破了相。在这以后，在年轻人找对象的竞争中，他自己觉得很吃亏；他最渴望的一些女友，都给别的一些年轻人占去了。因此，他对他脸上这一点缺陷就愈加敏感了。这样，结果造成了弗洛伊德^①学派通常所说的那种性心理的创伤。

可是在十七岁那年，他设法引起了布里奇堡《共和报》发行人兼编辑的注意，后来这个人派他正式担任本市的新闻采访员。再后来，他担任了阿尔巴尼《时代统一报》、乌的加《明星报》派驻卡达拉基郡的通讯员。最后在十九岁那年，他终于获得难得的机会，在布里奇堡前任法官戴维斯·理查佛那里研究法律。几年以后，他做了律师，本郡一些政客、生意人看中了他，连续六年，设法送他去做本州众议院的议员。在那里，因为他能谦逊而又伶俐，同时雄心勃勃地奉命办事，就受到本州首府那些人的赏识，同时又能保持本乡庇护他的那些人的好感。再后来，他回到布里奇堡，因为稍有演说才能，先被推举为任期四年的区检察官助理。在这以后，被选为审计主任。再后来，两次被选为区检察官，每次任期四年。在本市爬上这样的高位以后，他终于与本市一家有

^① 弗洛伊德（1856—1936），奥地利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师，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认为存在于所谓潜意识中的性本能是决定个人命运与社会发展的永恒力量。